

★★★★★

资深军事小说作家
再度挑战太平洋海战的
惊心动魄

《柯克斯书评》
2013年最佳小说
美国亚马逊2016年
年度好书

*GHOST OF
BUNGO SUIDO*

[美]P.T.多伊特曼 / 著 肖倩玉 / 译

丰后水道的幽灵

集《坚不可摧》与《静默荣耀》于一身
“孤狼”潜艇只身挑战丰后水道的惊涛骇浪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丰后水道的幽灵

GHOST OF BUNGO SUIDO

[美]P.T.多伊特曼 / 著 肖倩玉/译



Copyright © 2013 by P.T.Deuterman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版贸核渝字(2015)第28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后水道的幽灵 / (美)P.T.多伊特曼著;肖倩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229-12258-4

I. ①丰… II. ①P… ②肖…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2004号

丰后水道的幽灵

FENGHOU SHUIDAO DE YOULING
[美]P.T.多伊特曼 著 肖倩玉 译

责任编辑:李 子
责任校对:刘小燕
装帧设计:八牛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1 字数:318千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258-4

定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将此书献给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3600名美军潜艇
部队成员的家人们。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对于自己深爱之人
所背负的崇高使命一无所知，只知他们将继续在海上巡
航，并且永无归家之日。

前言

我本人并没有在潜艇部队中服过役，所以，为了撰写本书，我收集了多方资料。关于潜艇的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克莱·布莱尔的《静默荣耀》一书给了我极大的参考。从中我亦领略了艇长们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以及潜艇战术的演进历史。

依我个人之见，在以潜艇为创作题材的诸多小说中，布莱尔的著作可谓独树一帜。但除此之外，其他一些优秀著作也为我提供了创作上的帮助。劳拉·希伦布兰德所著的《坚不可摧》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战俘在战后的生活，为我描写主人公被日军俘虏期间的经历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堂·基斯在《最后一次巡航》中写到了二战期间的一些著名战舰及舰长的英勇事迹，为我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约瑟夫·恩赖特的《信浓号》一书，讲述了这艘巨舰悲惨的处女航——首航就被击沉，令人扼腕。该书同样为我提供了不少真实史料。我还要感谢巴尔的摩海事博物馆负责维护“鳕鱼号”潜艇的志愿者们，感谢他们详尽的介绍，让我对二战期间所使用的柴油机船的构造有了个大致的了解。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我进行了艺术加工，以增强故事的可读性。

最后，我想向那些勇敢坚忍、不屈不挠的潜艇部队兵士们表达我的敬意。当其他水兵还在收拾珍珠港的一片狼藉时，他们默默地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毫无惧色地与日本人作战。赫赫战果背后是巨大的牺牲。正如阿灵顿国家公墓上铭刻的那句话所言：无人知晓这群勇士最后长眠何处。但他们的事迹必将世代流传，万古长存。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第一部 独狼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7

第三章 /040

第四章 /050

第五章 /060

第六章 /066

第七章 /076

第八章 /085

第九章 /097

第十章 /104

第十一章 /108

第十二章 /112

第十三章 /119

第十四章 /127

第十五章 /132

第十六章 /140

第二部 劫后余生

第十七章 /153

第十八章 /160

第十九章 /172

第二十章 /176

第二十一章 /185

第二十二章 /193

第二十三章 /198

第二十四章 /206

第二十五章	/217
第二十六章	/225
第二十七章	/233
第二十八章	/239
第二十九章	/247
第三十章	/253
第三十一章	/256
第三十二章	/261
第三十三章	/265

第三部 沉默的舰队

第三十四章	/271
第三十五章	/277
第三十六章	/284
第三十七章	/291
第三十八章	/301
第三十九章	/310
第四十章	/319
第四十一章	/323

第一部

独 狼

1944年10月吕宋海峡

“下潜深度300英尺。”

“明白，艇长，潜到300英尺深。”潜水军官应道。两位升降舵手同时朝相反的方向打起了黄铜方向盘。

加尔·哈蒙德察觉到舱面正慢慢往下倾斜，不过他大部分的注意力仍放在螺旋桨发出的噪声上。自从被日本佬的驱逐舰盯上以来，舱中就一直回响着这声音。航道畅通，速度平稳，没有加速。更棒的是，他用不着做回声测距了。

但是，他望向潜艇执行官罗斯·韦斯特少校，见他一脸勉强地松开了操作手杆，嘴里咕嘟着：“真是群混蛋。”说完急忙往加尔的方向瞥了一眼，就好像他并不想将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来似的。

“放轻松点，执行官大人，”加尔笑了起来，“两个温跃层呢，别搞错，它要往土边过的话，可啥都听不见。”

执行官勉强挤出个笑容，作为回应。但敌方驱逐舰螺旋桨的噪声越来越响，绝不会弄错，就是这种“啪、啪、啪”的声音，令挤在控制室里的每一个人都牙关紧咬。加尔注意到大伙儿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眼神交流。丰富的侦察经历早已教会他们：恐惧是会传染的，他也清楚：他们当中是有人想大声尖叫的。如果我们能够听到他们的驱逐舰发出的噪声，那为何他们的声波定位仪探测不到我们的声音呢？因为我们能保持沉默，而驱逐舰做不到。加尔想。

目前他们正处于此次战略中最危险的阶段，他手下有位船员背地里称之为“自讨苦吃”。他们得先于日本佬的护卫舰队出动，潜到深处，让目标和护卫舰队从上方经过，然后升到潜望深度，跟在殿后的护卫舰后，待敌方驱逐舰的声

波定位仪因尾流和螺旋桨噪声干扰而暂时失灵时，再对准其舰尾，发射鱼雷。

“接近300英尺深了。”潜水军官通报。随着水压的不断增大，艇舱不堪重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加尔之前曾带领“海蛾鱼号”潜到过500英尺深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飞行员的老规矩“理想的安全着陆次数永远等于起飞次数”做了些巧妙的修改——“理想的安全返航次数永远等于启航次数”，并以此作为精神支持。

差不多到了该全速冲刺的时候。

“啪、啪、啪”，这声音现在更响了。驱逐舰几乎就在他们头顶上。如果被声波定位仪探测到，那么他们就等着吃深水炸弹吧，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迟早把扇形船尾给卸下来。“只要声波定位仪不发射脉冲信号，我们就不会被探测到。”加尔对自己说。即使声波定位仪发射了脉冲信号，他们上方的两个温跃层应该也会令声呐束偏离方向的。当然，只是说“应该”，并不是“绝对”。

“啪、啪、啪、啪。”

加尔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只要敌方从他们头上驶过，他们就会加速，紧随其后，升到潜望深度，做个侦察，然后发射鱼雷。担任潜艇指挥官以来，这种任务他已经执行了三次，从未失败过。当然，他也十分清楚手下对这次行动有多紧张。如果鱼雷一发不中，敌方舰尾的侦察兵又发现尾流被划开的话，深水炸弹马上就会把“海蛾鱼号”炸出个口子。

“啪、啪、啪、啪。”

“多普勒低，方位0-0-5。”通讯塔内的声呐兵报告道，从他的声音中可以觉察到如释重负的心情。驱逐舰已从他们身边驶离。每个人都竖起耳朵，试图捕捉些蛛丝马迹，好看看日本佬是不是真的给他们丢了颗深水炸弹。但他们能听见的仍只有螺旋桨发出的噪声。根据转速估算，敌舰离它们大约12海里远。

不错，加尔想，是时候干掉这群混蛋了。

“三分之二动力，全速前进，”他命令道，“就往0-0-5那边去。”

他见执行官深深地吸了口气。每小时8节的航速几乎是他们在海底行进的最快速度了，如果保持这个速度，那不出一小时，电池的电量就会耗光。两人

都扫了眼控制室里的仪器和设备。和往常一样，拥挤的控制室充斥着紧张的气氛。空气中混杂着柴油机烟气和汗臭味，电池放电时，还会闻到淡淡的臭氧味。见“海蛾鱼号”仍紧随敌舰身后，加尔忽然涌起一股力量。

“我准备上去了，”他对执行官说，“潜水长官，升到潜望深度。慢些来，别着急。”

随后他便登上了指挥塔，吩咐鱼雷手把鱼雷装好。攻击队的成员们似乎一点也不慌张，毕竟日本佬的驱逐舰（这玩意在他们看来就是个锡罐）连颗500磅的深水炸弹都没扔，就从他们的头顶上开走了。随着“海蛾鱼号”慢慢接近潜望深度，舱面也开始往上倾斜，指挥塔和控制室都亮起了红灯警报。舱外一片漆黑，为了扩大视野，加尔只能尽量让双眼适应黑暗。指挥塔里甚至比控制室里还要挤。

“已上升200英尺。”底下传来潜水军官的声音。

“三分之一动力，全速上浮。”

舵手听令而行。

“目前位于100英尺深处。”潜水军官喊道。

接下来的战略部署对加尔而言并非难事。停止上升是最常规的做法。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潜艇升到潜望深度时冒出水面，然后完全暴露在敌舰舰尾的侦察视野中。加尔推测，目前敌舰应该在前方800码左右的位置，虽然太阳已经落山了，但这么近的距离，绝对在可视范围内。时间充足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这个位置停稳，调整潜艇恢复平衡，然后再慢慢升到潜望深度。

“声呐兵，确认方位。”

“大约在5-9方位，艇长，误差范围在5度左右。我还在听，不过目前受到尾流干扰。”

“5-9，好。舵手，就往5-9那边去，3海里后转向。多普勒给我盯仔细些，声呐兵。”

“收到，艇长。”多普勒，即可听见的螺旋桨噪声的音高，对加尔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提示信息。多普勒低意味着敌舰正离他们远去；多普勒高则意味

着敌舰正向他们靠近。多普勒保持稳定是敌舰就在他们附近，可能会转向。所有人此刻都在等待。

“潜望深度，多普勒稳定。”潜水军官喊道。

“此后3海里将转向，航向5-9，多普勒稳定。”舵手汇报道。

加尔也凑到了潜望镜那儿，对着攻击队问道：“准备好了么？”

“我们已有对策。”作战指挥官答道。

“往上方攻击，”加尔说，“这样容易瞄准。”

他们依照命令，将攻击范围定在了水面。下面控制室里的电液压发动机不堪重负，吱嘎作响。手握接目镜操作杆的加尔就像只举起双手，抬起双脚的猴子。他是那么专心，哪怕身边的鱼雷数据计算组正在做比对，将声音数据与他们构想的发射方案结果进行比较，他也充耳不闻。

他调整接目镜，将其朝向最近一次上报的敌舰方位，这样一来，目标只要一露头，立马就会被他发现。加尔花了几秒钟去适应黑暗，然后，他便看到了目标——它就藏身于这片死寂的黑暗中，看上去也是黑乎乎的一团，但尾流处微微散发磷光——刚好指向他的瞄准点。

“快，记录方位，范围1000码，朝下。”

一秒后他听到了攻击策划组的好消息：“方位同测算结果一致。鱼雷将在10英尺深处发射。一号发射管准备就绪，已注水，随时准备发射。”

“一号鱼雷，发射！”

鱼雷出膛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气压，因为发射管并没有排出一个大气泡，而是将多余的压缩空气都卸在了舱内。按理说，应该再发射一枚鱼雷，但加尔不想这么做。鱼雷陀螺仪罗盘的方位是指定的，所以，像这样的远程射击，如果一发不中的话，第二发很可能也打不中。但只要命中，那群混蛋的驱逐舰舰尾瞬间就会被炸得粉碎，更何况舰后还跟着一堆深水炸弹，要是那些炸弹被引爆，就更不得了了。

“操舵，声呐兵。目前鱼雷温度升高，正在前进，运行正常。”

“运行时间21秒。”作战指挥官站在鱼雷数据计算机前报告道。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又过了15秒，却还是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有发生。

“侦察上方。”

此刻，在塔下的控制室里，罗斯定是紧咬着嘴唇。他那副样子加尔都能想象得到。这种情况他俩之前已反复讨论过多次。罗斯认为：在双方离得这么近的情况下，鱼雷发射后就别继续侦察了。虽然当鱼雷逼近敌舰时，其尾流的确有可能被敌方侦察兵发现。但这样做有个风险——一旦暴露，敌人不只会看到尾流，还会发现我方的潜望镜。加尔则主张继续侦察。他需要根据情况制定战略：如果鱼雷未能命中目标，反而引来了敌人的话，他们该怎样全身而退。我不能干等着声呐兵那边的消息，执行官大人，敌人可是紧贴着我们，这样做行不通。

视野下方忽然闪现一道红光，悄无声息，稍纵即逝。

“就是它！”加尔往下喊道，“朝下打！”没多久，鱼雷就狠狠地给敌舰来了记威力巨大的重击，几秒钟后，半英里远处传来了一串爆炸声，从声响来看，破坏强度应该不及那下重击，但也够他们受的了。不过，这给“海蛾鱼号”也带来了一点小麻烦：它被爆破产生的气压波层层包围，难以脱身。

听着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加尔想：这把干得漂亮。他吩咐道：“注水，下潜到300英尺深处。舵手，三分之二动力，全速下潜，航向3-2-5，往左走。”

根据他的指示，“海蛾鱼号”螺旋下降，与不断下沉的驱逐舰渐渐拉开了距离，爆炸声也从下方转移到了右侧。指挥塔里的声讯兵拿着听筒，小声地向其余水兵播报他们又干掉一艘敌舰的消息。

加尔舒了口气，尽管他明白，一切才刚刚开始。护卫舰一共有两艘，一艘领航，一艘殿后。领航的那艘护卫舰现在应该在掉头，它得去看看后方发生了什么状况。虽然在那艘奄奄一息的护卫舰发出的噪声掩盖之下，敌人暂时还听不到他们的声呐，但他们迟早会发现的。

“海蛾鱼号”已完成了转向，正朝着西北方航行。潜水军官报告道：“已下潜200英尺。”这是战略的第二步，也是最危险的一步：从敌人后方发射鱼雷，垂直下潜2000码，航线与敌方保持平行，放慢速度，悄悄前行，看看剩下的那艘护卫舰会如何行动。危险之处在于：为了防止被敌舰发现，所有通讯装置都得关掉。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聋子”。

潜艇深度已接近2000码，是时候把情况跟攻击策划组说清楚了。加尔告诉组员们，就在日落之前，他们侦察到两道烟柱，没有躲藏的必要——因为这些舰艇就是冲着他们来的。舰队一人侦察视野，他就下了命令：边下潜边用潜望镜侦察。他非常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两艘油轮，中间还夹着艘略小的舰艇。舰队前后都有护卫舰，不过后方那艘只露了个船桅。罗斯想在发动攻击前先用雷达确定敌舰的方位，他就是如此小心谨慎。但加尔不这么想。一旦探测时间过长，那些该死的日本佬就会发现他们的雷达。对此他深信不疑。所以，他下达的作战命令就是让地面雷达和对空搜索雷达随时待命，只有在别无他法时，才能进行探测，但也只能扫描一到两次。

他和攻击队一起商讨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逃离第一次的攻击现场后，他们要留在深处，保持安静，确保自己不被发现。如果另一艘护卫舰没能定位到他们，就加速行进，在夜色的掩护下浮出水面，然后打开柴油机，以22节的速度绕到护卫舰的前面。这次的目标是那两艘价值颇高的油轮。作战成功与否，要看他们对敌方舰艇位置的计算是否精确，要是只击中一艘的话，麻烦可就大了。

加尔做了个计算：根据三分法则，在短短八分钟内，他们就会偏离轴线。虽然类似任务他已执行过多次，但自打指挥作战以来，他一直清楚：对“海蛾鱼号”来说，开足马力下潜得冒风险，因为电池电量不够。此刻，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如果电量耗尽，他们只能浮上水面，和敌人的舰队面对面地干上一架。也就是说，他们要单枪匹马地对抗五艘军舰，甚至有可能直接被敌人撞沉。

他靠在潜望镜旁的隔板上，闭目沉思了约莫一分钟。通往控制室的舱口就在脚下，他甚至可以听见那些水兵们的对话。

“海蛾鱼号”的高级士官长是“瑞典人”斯文松。他要是再高点，就进不来了，所以他总是弯腰驼背，以免脑袋碰顶。看脸就知道他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棱角，那眉毛，明亮的蓝眼睛，和维京人一样高耸的鼻子以及常年红润的面色。他可是这艘潜艇的军士长，叫他“士长”，理所应当。“交给他吧。”斯文松命令道，“这家伙能搞定。”“我会让他来的，士长。”罗斯轻声地

应道，“但这样做还是太冒险了。我们要打的可是油轮，不是锡罐。”

“执行官，也许就是要把它们当锡罐才能打中呢，”士长说，“反正在哈蒙德艇长的指挥下，‘海蛾鱼号’击沉的日本军舰数可比前两次行动都多。”

加尔笑了，士长这话可说到了点子上，“海蛾鱼号”的历任指挥中，就数他最成功。过去，在梅森艇长的指挥下，“海蛾鱼号”倒也有几次出击的机会，只不过他一次都没把握住。梅森为人和善，有同情心，但在战略方面过于保守，总在顾虑长官和手下的安康。作为上级，他无疑是讨喜的。可在战绩方面，他却一无所获，只得提前卸任。

罗斯的接话倒挺有意思：“士长大人，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都过腻了。”

“执行官，其他人也会怕，就算是指挥塔里戴着英勇勋章的日本佬也一样。”

攻击策划组打断了加尔的“窃听”：“建议朝0-5-5方位发射，速度3节，更换装备以减少航行发出的噪声。”

“就这么干。”他答复道，“声呐兵，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目前还没发现有回声测距的迹象。”

“他们大概还没料到来了艘潜艇吧。”加尔边说边爬下梯子。控制室传出压低的呻吟声——为了减少航行发出的噪声，他们关闭了通风口，这样一来，温度升得特别快。

罗斯认同加尔的看法。要是油轮爆炸，那一定是潜艇干的。但驱逐舰爆炸，又是在晚上，那就说不定了，也可能是运行事故。因为不出意外的话，潜艇见到驱逐舰都会避着走。所以他们现在就让“海蛾鱼号”与护卫舰队同向而行，看看另一艘驱逐舰会怎么行动。

“执行官，你来指挥。”加尔说，“我先去吃个饭。让他们稍息，和他们说我大概30分钟后回来。”

他走到军官室，花10分钟吃了个三明治，喝了杯咖啡。军官室比较小，只能同时容纳6个人，室内有张独柱桌，桌旁摆了两张绿长凳，权当是椅子了。他把咖啡杯放到洗碗机里，然后回到船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太累

了，想休息几分钟。

他的确需要休息，不过他也需要水兵们看到他放松的状态。这个老头子在干吗？他在打盹。哦，好吧，不管怎么说，至少此时此刻，他们一定是安全的。

30分钟后，他被叫了起来，重新回到了指挥塔。他一露面，作战指挥官霍特·吉布森少校便马上报道：“现由艇长指挥。”穿着皮鞋的吉布森看上去绝对不到57岁。他戴着副特大号的眼镜，看起来活像只猫头鹰。鉴于他的长相及名字，人们便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汽笛”。^①

加尔问吉布森有什么想法，于是他便把作战策略向加尔汇报了一遍，包括之后的航线、潜水深度、航速以及攻击敌方油轮的地点。

“第二艘护卫舰在哪儿？”

“我们暂时还没有数据，艇长。”吉布森说，“而且也没人在做回声测距。”

罗斯不禁摇头：“两艘驱逐舰都没做回声测距？这说得过去么？”

“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吉布森说，“但事实就是这样。声呐兵没有监测到任何脉冲。”

罗斯从人群中开出条道，径直走向声呐兵：“波沛，能不能把波段调整下？”

“那样的话整个系统都得断线，执行官。”高级声呐技术员波沛·沃勒回报道，“您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声呐系统会时不时地不听使唤。失去了声呐系统的支持，他们可就麻烦了。没有声呐，相当于失去了耳目。他们的被动声呐^②是根据日本海军声呐的频率波段设置的。罗斯担心日本人已经改变了频率。

“他们弄出的声脉冲，我们在潜艇里听不见吗？”

波沛往里推了推耳机，揉揉耳朵：“假如他们弄出的脉冲有特定的方向，又刚好对着我们的话，我们可能听得见。但如果他们的脉冲是全方位发射的，

① 原文为“Hoot”。在英文中，“Hoot”一词既有“汽笛”之意，也有“猫头鹰叫声”之意。

② 声呐可分为两大类：主动声呐和被动声呐。前者类似于雷达，不停地向外发射声信号，根据回波判断目标性质。后者不主动发射信号，只接收目标自己辐射的声音信号。被动声呐因为不发射信号，所以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主要用于隐蔽侦察。